明史

外戚傳

外戚上

國家之爵祿寵利於其臣以人才爲差等而外戚由姻昵蒙恩其所以希寵徼澤恒非俊乂勳勞之所可及固其地分宜然也惟其以地分爲依憑于是乎怙心狡圖者至千數典章蘊崇禍亂在漢則呂氏之爲王與王氏之五侯是也而饕餮擬蕩之徒則觸罟投網使人主不得不賊戀而狥法則丁傅梁竇之屬所謂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是也自是之後援爲炯戒每存斂制而興廢善敗則存乎上所以馭乎下與下

所以承乎上者而已善乎東漢馬后之抑外氏封也曰福禄重疊如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安親爲上此数言者可謂洞澂貫宜者已唐之長孫宋之曹后皆其儔也而陰興武攸緒之介能先幾遠咎有足多焉明興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裔以故王爵廟號雖極隆于楊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至若李隴西縣尚主而僭爵要小岐陽大勲所推本文皇入纂而中宮仲氏乃開叫夫固憫其凶收其個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勲塞天地家有兩公祚殺昔代不爲過也其本末世次在中山傳及公侯表中昭

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外戚家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至太師者然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里閈離匹而已壽寧建昌以汰侈而輒膺縶僇肅帝因申明考功悉裁諸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故且半授帷幄汗馬焉蓋累朝法制森容而賢后如孝莊之遜謝慈聖之裁飭與古懿範同風抑秉禮之宮譏議之職間遇朝廷恩數踰溢未嘗不執憲典而爭故雖鄭氏奪嫡之謀其禍中于肺腑腠理元弟宗族交通傾軋而猶尚陽施抑遜

內懾公忠有所忌而不敢恣睢以顯行其毒殆夾持匡救之力居多焉若夫貞癥亮跡出乎椒覩之間在遜國則徐輝祖以仗義幽辱梅殷以拒命横死在國亡則張慶臻劉文炳合門自燔鞏永固黄繩殉命豈不足以振頹綱而樾名教雖守道砥節之儒何以加哉夫同一外戚也非其人則爲梟爲獍其氣力易以竊資而養亂得其人則爲麟爲鳳其羽毛適以重國而表倫匪是則恪順儉靜澤于典雅以保延家族而承天子睦婣惇序之誼于不衰庶幾上下兩得也哉因考外戚之事蹟可紀者著于篇

揚王陳公逸其名世居揚州無子長女適季氏次淳
皇后公既卒以季氏甥爲後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媪
王王夫人立祠太廟東遣大臣代祀其明年中都守
臣上言伏惟陛下追眷陳氏本乏脩宗更迷兆域軫
心揮涕日夕靡遑臣等旁詢父老徧歴村墟得公塋
地在下縣盱眙丘壠如故是宜加樹華表兼創廟祠
臣又聞人言公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扈蹕遠遯
既次南海帥頋君崩卒徒俱溺公亦舟破中濤脫死
海島招携瘡殘匍匐沙際累石支釜調糜苟活已而
食盡自分喪軀適旁有死馬衆欲烹食公方傍徨夢

白衣人謂公勿食馬肉吾舟挈汝恍惚未信俄夢如初是夜櫓聲入耳若寤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公胯曰舟且至柰何不起公驚立熟視身在艤中食頃颶發舟如輪轉公夙諳巫呪叩齒揮神須臾風波靜恬檣柁寧捷同舟謝公共進酒食北至通州送公登岸歸於故里厭棄弓矢假藉符術避地盱眙津里鎮久之始生二女季即皇太后也作配仁祖誕育聖躬公卒年九十有九臣等無任嗟異伏惟宋元之交華綱塗地戎貫沿天神冑攸鍾乾靈未殞皇太后之有公乃陛下之有母也豈偶然哉臣等謹昧死湊帝曰朕

固已聞之矣因命中書省爲朕外王父揚王立廟盱眙墓次遣太常卿陳昧往奉安神主祭以太牢其祭器悉白金所造仍製王冢冕王夫人冠服焚之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復洒掃戶凢二百一十家世守王墓有司用歲時行祀禮且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其先所立太廟東故祠遂詔有司撤之云

徐王馬公逸其名孝慈高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媼鄭王夫人繼又念王無子與揚王並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及祭其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於考妣云云四年五月宿州新廟

成帝召禮部尚書陶凱諭曰皇后德懋塗辛功高任姒佐朕布衣永清寰海實惟慶宗發此靈淑惟后父馬翁世籍宿州閔子鄉少事耕農長負膂力疾惡如仇拊順若狎墟中敬憚莫敢頡頏元末使氣殺人藏命定遠已而江淮驛騷避地轉徙謀諸室人鄭乃以愛女託於好友郭子興子興豪俠首難收召民兵朕適歸麾部稍著勳庸乃館朕甥廬薦成嘉禮曰吾女馬公季女也惟吾夫婦愛如己息音本嗣微祥由天定朕時發諸周旋有年及登大寶遂正軒龍業有諸褒贈翁媼矣於是物色嗣崑並遺閔夭朕感悼益深

用即王塋闢地作廟奉安神靈俾有司祇供祀事汝

凱宗伯實司人鬼其次第朕言刻諸貞石凱再拜受

命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以王外親

武忠武聚爲之復洒掃戶九九十三家其他禮文悉

視揚王云先是帝嘗訪得后之親族將授以官后力

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於妾家且

引前世外戚以驕佚致禍帝善后言賜金帛而已故

馬氏訖無貴顯者

郭德成濠人也兄興弟英皆以功得侯事具名將中

德成有女弟入宮爲寧妃德成事帝爲驍騎舍人世

多難因自晦于酒一日帝召授府都督懇辭不受帝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又兄弟皆封獨爾未顯故畀爾職爲爾榮柰何乎辭德成免冠泣且拜曰臣狂愚性懶慢嗜酒又酷嗜卧不識緩急倘任職不理上殺我矣人生不過多得錢飲美酒取意自適耳顧榮顯無爲也惟上裁幸帝喟然曰善人善人舉若此吾刑可措矣立賜黃封百罌助舍人飲他金絲稱是一日侍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帝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傷酒過耶盍戒諸德成叩首曰臣猶厭其多且盡剃始快帝嘿然德成悟觸忌諱乃大怖出即

盡削其髮披僧衣入狂呼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前謂汝兄獨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何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彭城侯張麒河南永城人誠孝昭皇后父也洪武中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尋卒洪熙元年贈彭城侯謚恭靖子昶初從成祖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擢指揮同知建文三年援薊州又從梁銘戰白河上陷陣有功遷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右衛再調管錦衣衛旗手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進左都督洪熙改元封彭城伯與世券正德三年卒昶弟昇靖難時以

舍人守北平授正千户永樂初還指揮僉事十二年從出塞至忽剌忽失温遇敵有戰功二十二年還都督同知尋進左都督宣德四年罷都督任勅曰卿舅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謾連逮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朕夙夜在念圖善始終可輟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保富貴于無窮之意正統五年封惠安伯與世券先是宣宗奉太后謁陵昇從太后召見諭以謹飭保家祚惟朔望奉朝請不得預聞政議昇樂昇家本謹厚以太后故益凜國法罔敢踰越故恩澤兩

封父而不替嘉靖八年釐恩澤侯以彭城惠安軍功得嗣如故其世嗣具世表中崇禎間慶臻嗣爵甲申京師破慶臻盡散其家財以予親戚交游置酒與其家人聚飲積薪四圍合家燔死

會昌伯孫忠字主敬山東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名愚宣宗勅改今名洪武末以太學生擢介休主簿改調永城皆有惠政民愛之陞鴻臚序班宣宗即位孝恭方爲貴妃得帝意授忠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賜錦衣犀帶宴宣武門既孝恭立爲后封會昌伯帝后數臨幸其家忠妻董氏數召入多賜予貴盛寵渥無與爲比正統中后爲皇太后忠生日太后遣使往爲

忠上壽會祭酒李時勉忤王振意枷國子監諸生三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走會昌所祈爲言忠附奏皇太后曰臣犬馬年今歲生辰殊不樂彼年生辰公卿爲賀國子李先生亦來李先生君子也坐有君子乃重今聞枷脰國子門不得來故不樂耳使者入奏太后太后驚問帝祭酒貴臣也奈何囊頭今元勇生日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勇不躍帝立釋之命即賀忠家士大夫皆再往爲壽車馬填溢里閈太學生徒及都人士聚觀相顧嘆息傳爲盛事忠爲人謙謹好行

其德宣宗欲爲忠起新第忠固辭賜以女弟近也擇人而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贍分以賜田鄉里故舊多賴以存活人稱忠長者年八十餘卒追封會昌侯謚康靖子繼宗嗣伯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追封忠安國公改謚恭德家人冒功得官者二十餘人帝以太后故革諸蒼頭官官諸子弟如故五年總兵討曹賊加太保經筵侍班國有大事與會議祖制外戚不預政繼宗以勳德特膺異數弟顯宗自其父忠時已驕橫至是坐法繼宗爲請帝不悅謂大學士李賢曰祖制外戚不得預政太后

初以人言防衛須戚里令繼宗典兵至今悔之賢曰
孫侯醇謹無他腸第後不得爲故事耳成化元年再
革奪門功特旨繼宗侯如故卒贈鄖國公謚榮襄子
璉嗣卒子鎮嗣避英宗諱改名鐩
都督錢貴直隸海州人孝莊皇后父也祖整從靖難
授燕山右護衛副千户父通以白溝河滄州淝河功
陞指揮使初貴以指揮使從太宗北征宣德十年陞
都指揮僉事後陞中軍都督同知十二年卒賜祭葬
如例子欽爲錦衣帶俸指揮使與弟鍾從北征没于
土木欽無子鍾遺腹生子雄雄字士英天順元年陞

都指揮使累官都督府同知朝廷念貴夫人陳氏老
賜莊田百頃者再成化八年加封陳爲太夫人雄补
言臣龔伯父欽職欽既受贈臣生父鍾與毋王氏尚
未蒙恩帝特允推恩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王氏封恭
人以鍾殉王事故也成化十五年雄卒年三十訃聞
賜寶鏹萬緡遣治葬事初英宗閔后族单微每欲胙
之茅土孝莊輙遜謝故終雄身不及封拜雄卒子承
宗爲錦衣指揮已又於前軍都督府帶俸憲宗念累
朝外家皆受封爵乃如例進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安昌伯食祿千石予世襲嘉靖五年卒上輟

朝一日賜祭九壇遣官治喪事謚榮僖予維圻嗣爵尋卒承宗母以庶長男維垣請吏部裁之授錦衣帯俸指揮使已而維垣又乞嗣伯制曰外戚無功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取廷臣屢建議要國重名器也下九卿議羣臣上言外戚之封非古制且祖宗来非軍功不拜洪熙以後轉相承襲禄米愈增國用滋詘魏定故佐命元勲即彭城惠安亦軍功居半承宗不得與比帝然其言勒維垣停伯不得襲著爲令

寧國公周壽昌平州人孝肅皇后弟也父能以女入

宮侍英宗爲貴妃生憲宗官至錦衣衛正千户能卒
壽嗣天順八年陞左軍都督僉事憲宗即位尊貴妃
爲皇太后壽以元舅召見授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
慶雲伯明年詔給莊田六十餘頃時方禁陳乞而壽
挾恩冐請帝竟許之未幾賜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
進榮禄大夫柱國食禄千石與世券八年充正使持
節封藩王時工部主事謝敬督呂梁洪壽欲多挾客
船敬難之互鬬致傷壽訐敬諸不法事敬坐除名廿
七年十月進爵爲侯帝復擢其弟指揮或爲都督同
知千户忠爲指揮舍人整海讓誠剛禮爲錦衣衛百

户皆世襲當是時周氏一日蒙恩者数人顕爀莫埒焉十二月庚申勅吏部曰朕自繼統以來治道鉅細惟皇考是法矧尊親之誼崇所自始此古制也贈慶雲侯周能及夫人甄氏實我聖母所自出而封號未崇朕甚恧焉其贈能爲奉天翊運推誠佐理武臣特進光禄大夫右柱國太傅寧國公謚榮靖甄氏爲寧國夫人因賜壽勅誥如父官歲增禄二百石弘治元年孝宗即位加太保增禄百石時敬皇后弟壽寧侯張鶴齡貴顕横戚里中擅阡陌市廛之利壽與爭至聚衆鬬爲有司所糾帝令各具状以聞壽猶貪求無

己皆曲從之正德三年查革先朝傳陞武爵壽子姓
周瑾等八人與焉壽請乞得旨還職卒年六十八贈
寧國公謚恭和壽性謹厚其使藩府及印馬皆稱旨
平居簡出不交賓客故能以富貴終子瑛嗣初弘治
中壽得賜寶坻地宅二千餘頃故會昌侯孫繼宗之
遺產在焉建昌侯張延齡繼宗壻也亦受地二百餘
頃與壽接壤數訟爭當是時延齡勢張甚壽悉讓其
地而自請地于來安務正德末並入爲皇莊嘉靖初
年詔皆給主于是兩家各請其故物瑛仍得所賜寶
坻地然瑛好貨更過於父至截商專利爲御史所糾

周氏謹厚之風微矣

長寧伯周彧孝肅皇后仲弟也與兄壽皆以外戚授錦衣衛正千戶陞指揮使太監懷恩傳陞爲都督同知成化三十三年封長寧伯世襲歲禄千石明年賜特進給券誥弘治元年加歲禄百石十八年進太保十二月彧自請侯爵部臣言封爵重典其以恩授皆出特旨未有如彧之自請者帝是之當是時彧方與東光縣民訟由爲臺諫所糾乃自陳乞其恃恩恣縱如此武宗立復爲子姓乞恩帝命其子瑭瑨錦衣衛指揮使琪璘瑁正千戶皆世襲瑄特授錦衣衛百戶

正德三年卒猶以不得列侯爲憾子璿襲璿卒子大
經襲大經卒子世臣降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時嘉靖
二十八年也或以太后故封爵傳再世至是始從降
黜例云
都督王鎮字克安應天上元人孝貞皇后父也祖任
南京義勇衛千戶父鳳博大長者好延接士大夫時
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清望特著好別白君子小人
頗不爲權貴所悅鳳獨與交莫逆而驥亦時時暱就
之鎮承家訓爲人益厚重清謹有父風天順六年以
恩授金吾左衛指揮使尋陞都督同知成化四年進

右都督帶俸嘗奏乞軍伴隨從兵部言事非令甲帝
特命以十五人予之封其父鳳爲右都督鎮與父先
後卒鎮爲椒房之戚履榮寵而廉慎不改其舊終鎮
之身不敢受封益恂恂篤行君子也弘治五年追封
阜國公謚康穆子三人源清濬源初嗣父爲錦衣衛
都指揮使後陞都督同知成化二十三年封瑞安伯
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五年進侯增祿二百石已加
太保太傅增祿三百石追封其父鎮爲阜國公母段
氏阜國夫人自三代以。下皆進祿侯爵妻及繼室並
封侯夫人嘗與慶雲伯周壽私忿搆訟帝釋不問毋

毀氏請中兩淮常股鹽許之故受地獨少源旁占民
産爲給事中王恒劾奏會有詔禁外戚侵民田源因
還民所占縣治其臧獲爲弘治十四年以不赴郊壇
奪俸與耕籍田行五推禮源行事雖時溢禮法之外
然亦無大過故終身恩寵不衰嘉靖三年七月卒贈
太師謚榮靖子橋嗣清以恩授錦衣衛正千户累官
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食禄千石予世
券十八年加太保增禄三百石嘉靖十三年四月卒
妻周氏爲予極乞恩襲封不許降授錦衣衛都指揮
同知濬字禹勲成化中以恩授錦衣衛百户弘治三

年陞千户累官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尋卒武
宗輟朝一日諭祭十六壇葬賻甚厚贈安仁侯濬與
兄源清並受封爵大端謙慎在戚畹中以賢稱子桓
嗣
安平伯吳安鎮江丹徒人也父彥名有女入宮洪熙
中召彥名子忠爲錦衣衛百户宣德三年卒安以忠
弟嗣官正統十四年十二月陞中府軍前衛指揮使
是月景帝即位尊生母宣廟賢妃吳氏爲太后詔告
天下太后即彥名女也尋遣太監興安傳旨改安錦
衣衛景泰四年陞前軍都督府左都督七年封安平

伯食祿八百石而諸弟鉞智信先後授官有一歲再遷自舍人至都督者天順元年奪安平伯爵降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廣林錦衣衛正千户誠俱削官閑住成化十八年六月安子玉上言賢妃 誕育景帝乞賜其父祭塟詔與祭了壇

都督汪泉不知其何郡人景帝廢后汪氏祖也 初襲其父浩職爲行在金吾衛指揮使正統十八年孫女爲郕王妃十四年十二月郕王即皇帝位妃爲皇后陞泉都指揮同知而官其子瑛爲錦衣衛指揮使瑛

后父也景泰元年推恩以瑛弟璽爲南京錦衣衛帶
俸指揮僉事瑄爲錦衣衛正千户二年進泉左都督
指揮使瑛右都督當是時汪氏驕貴怙勢作奸占武
清民田及招納四方游手奪商賈財貨等事爲給事
中林聰所劾景帝不問聰等固請乃下瑛錦衣衛獄
會后廢泉亦失寵詔籍泉所占田及私收漁澤之利
三萬兩沒官天順元年降泉仍爲金吾左衛指揮使
瑛仍爲中軍兵馬指揮而璽等悉奪職閑住五年泉
孫代職
指揮使杭昱景帝杭妃父也景泰三年妃立爲皇后

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指揮使帶俸不視事天順元年降副千户初昱子聚以后兄授錦衣衛正千户子敏孫宸皆金吾左衛試百户聚在景泰間至是敏宸皆削籍

都督唐興不詳其世系有女爲景帝貴妃寵冠後宫興以恩澤給世券爲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尋遷本衛指揮使已復爲左軍府右都督先是中官傳旨以隆平東鹿縣清水河地賜興既而隆平民白清等稱爲己業興訴于朝民終不服比收穫互相爭奪民有至溺死者復以爲言景帝命執民杖遣之後興亦以

衆怒難犯自言食祿之家不當與民爭利以其地歸之官天順元年英宗收興下錦衣衛獄論死改戍河南興借宮闈之寵賜予最多人稱金穴而所授官遠過汪氏杭氏興以横恣不檢故及于禍云

指揮使萬貴諸城人憲宗貴妃之父也少年嘗爲諸城吏坐事謫編户霸州以貴妃歷官錦衣衛指揮使頗知禮法每受賜予輒憂形于色曰吾起閭閻爲掾史編尺三寧知有今日哉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武弁蟬聯然福過災生未知所稅駕矣時貴妃擅寵作威福宮中比肩事上者多爲所齮齕至誅不利於孝

宗生毋紀氏而貴子喜爲指揮使通爲正千戶達爲副千戶皆怙恩恣橫貴每見其子驕佚僭越賜物則戒之曰官家賜物皆著于曆他日復來索取汝無以爲償矣諸子聞之皆笑爲迂成化十年七月卒賻贈祭葬視常例有加十四年二月進喜爲都指揮同知通爲指揮使達爲指揮僉事皆世襲而通尤橫甚請中鹽兩淮多所陳乞詔皆予之通子諸萬中行二時稱其官皆稱萬二云通少貧賤與兄業賈逐什一之利一旦驟貴閭閻無賴子弟見其勢燄薰灼爭相附和誘以作奸犯科諸寶石玩器競爲奇巧以邀厚利

外倚通而中侍貴妃爲輿主中璫若韋興梁芳輩優
左右之每市一物償輒空內庫不足以償嘗遇給直
從內庫輦金錢出絡繹道上不絕見者駭嘆而諸璫
第宅服用僭擬王侯于是國家之帑藏日虛民生日
困矣通妻王氏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爲同宗陰
遣婢僕時時至王氏所通殷懃候起居朝中希進之
士皋趨其門妖人李孜省輩以金丹符水之術由通
得幸濫躋卿貳于是朝廷之官常紊矣通淫放無節
平居未嘗衣冠有徐達者妻色美通妝爲奴而與私
焉後通卧病適達與妻語通聞之大怒遂哽咽而死

帝猶寵眷不衰曲賜誥命明年傳陞喜爲都督同知達爲指揮同知又有萬祥萬從善萬牛兒者皆得推恩爲都指揮使及指揮僉事從善甫二歲爲通庶子牛兒四歲則通養子也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並及宮闈事孝宗不忍深求僅奪喜等官并追先朝所賜誥命賚予及支内帑物直果如貴言

壽寧伯張巒敬皇后父也成化中后爲皇太子妃授鴻臚卿后正位封壽寧伯立東宮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弟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橫甚時時入禁中一日褰窺御帷内臣何文鼎持大

瓜蓋之斃死帝亦不罪文冉至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凌官府褰獄因莫敢詰市津龍斷皆二張人于是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李夢陽各疏劾幾得罪他日帝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逸出遊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不聞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自是稍斂戢正德中鶴齡進太傅嘉靖中大張以定策功封公然疑釁內積益怵怵自護矣尚書胡世寧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陛下始已而正昭聖皇太后號名与徽號太后者勿賀而二張多擬釁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長語

言朝廷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張有逆謀帝令考濮薄昭故事下考竟法司恐傷太后心疏言二張諸不法皆前朝事乃逆謀無跡奏從末減帝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鶴齡與南京錦衣指揮勤閑住帝念昭聖當有言乃寛而昭聖竟不問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鞫東山亦反坐荷校死

慶陽伯夏儒毅皇后父也父瑄好義與婣族故舊通有無聞殍死及無告者輙買棺掩骼稱長者儒資禀淳厚濡染家訓以勤儉忠厚爲尚涉獵書史非人不交父寢疾三年躬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籲天以身

代以殺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進慶陽伯賜誥券益敦謙慎服食不改其素朝暇未嘗輕出户庭凡厲民瀆節之事一切不爲至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然京師外内若不知其爲外戚家搢紳卒然遇之不問亦知其爲慶陽也

正德十年辛子臣嗣

昌化伯邵喜浙江昌化人孝惠皇太后弟也父林寓杭州太后初入宫爲宸妃林早卒太后有弟四人曰宗曰安曰宣曰喜宣早卒宗亦再傳而絶及太后爲貴妃生興獻皇帝及岐雍二王成化中喜得推恩官

錦衣衛百户憲宗崩議革武弁之傳陞者喜與宂百
户安與焉正德二年喜上疏陳乞詔復原職尋陞指
揮使無何以奏乞莊田爲侍郎陳金所劾世宗入繼
大統尊貴妃爲壽安皇太后喜以定策迎立功進封
昌化伯食禄千石與世券明年卒謚榮和子蕙嗣五
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下吏議繼又令武定侯郭勛太
學士張璁等議言邵氏子孫皆絶令爭襲者乃旁枝
不當嗣帝特令邵杰嗣伯杰安之孫也獻皇在憲廟
時爲安乞恩稱母弟故卒命杰云後帝以廷臣言盡
革外戚封邵氏爵亦停
泰和伯陳萬言大名人爲諸生嘉靖元年昭聖皇太

后旨選萬言女爲皇后先授鴻臚卿尋加都督同知
賜第黄華坊二年萬言辭所賜第詔卜第于西安門
外給事中鄭自璧等言西安門外新宅已官驚之民
不宜奪與萬言不聽帝乃爲之起第經費数十餘萬
勞役数千餘人言官余瓚等抗疏不省已復封萬言
泰和伯授其子紹祖尚寶司丞尚書喬宇等争之俱
不報三年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又乞武清東安
地各千頃詔户部勘空閑地土給之給事中張漢卿
上言賞予過多則恩数而爲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

爲褻偺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遵憲典保貴戚訓臣民也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儒聯姻帝家親眷之初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爲諸戚模範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雪沍急起大第徙役傷疲咨怨之聲盈傳載路方今四方災沴相繼江淮饑死之人宅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是念令復求給莊田夫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猶苦不足以養私室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咫尺畦田以保戀其心今又折割而畀之貴戚之家不亡不盜不可得也按求討莊田歷經言官奏論憲宗孝宗朝飭諭

禁止新政以來又申約束萬言知成諭諄切却復敢
進奏討視紀法何等乎自萬言被有優旨遂至轉相
效尤紛紛瀆請俱奉查給之諭夫邦畿之田圖版有
數若又並起吞侵小民豈尚有生產乎伏望割恩以
義杜漸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祿毋干憲典幸甚
言極爲懇切帝竟以兒莊曹村橋等地八百餘頃給
之七年皇后崩萬言恩漸殺而法網亦浸踈焉
安平侯方銳字廷器江寧人嘉靖九年銳長女選爲
宮嬪以恩授錦衣衛鎮撫尋陞正千戶既爲位中宮
陞銳都指揮使扈從車駕南狩道拜後軍都督府左

都督既封安平伯復進封安平侯實食祿一千七百三十石鉞常自韜戢帝嘗賜之第僅取足屛息不欲大爲營造服用自常賜外未嘗過求由是廷中推賢

年六十卒子承裕嗣

固安伯陳景行字希哲江西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爲百户世襲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雖出介胄家性嗜學弱冠爲諸生高等女選入裕邸册爲妃授錦衣衛正千户隆慶改元太后正位中宮晋爵固安伯食祿千石萬曆嗣位上皇太后徽號益祿二百石賜肩輿又以皇子發祥益祿三百石諸子官爵有差性

朴茂愿恪每遣祀宗廟山陵及持節册封妃嬪諸大
典禮必齋戒而後將事尚方非時之鮮衣帶玉兼
金上尊拜賜輒惶懼如不能承閒居援引古人事以
戒諸子嘗曰吾讀漢史至絳灌等爲諸竇擇師傅賓
客卒之長君少君並爲退讓可謂有大造于竇氏若
輩其慎交遊毋昵匪類則長有令日矣其持盈守謙
如此年七十卒訃聞太后哭之慟帝爲撤樂賜東園
秘器諸鏹寶幣帛等物諭祭十六壇官爲繕塋仍予
贈謚祠額而兩宮母后中宮妃嬪暨潞王[illegible]主所賜
賻叠不絕皆異數云子四人昌言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嘉言錦衣衛指揮使善言名言並錦衣衛千户名

言娶德平伯李銘女孝懿皇后女弟也

安國公李偉字世奇其先山西平陽人曾祖政從文

皇帝靖難軍占籍順天之漷縣遂爲漷人童時與羣

兒嬉里中忽羽衣過其前驚語人曰此男骨相奇偉

當位極人臣宜善視之祖岡常摩其頂曰聞先人言

我上世累德數百年後當大發豈在茲乎遂命其名

曰偉從羽衣之言也嘉靖二十四年春偉夢空中雲

五色承華旌幢鼓吹導之下直達寢所驚寤倉皇攬

衣起猶隱隱若車騎紛綸狀比舍皆聞之冬十一月

慈聖皇太后生里中異香彌旬不散司侯言后星見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喜自負莫能當之者已避警携家入京居數歲女選入裕邸四十年顯皇帝生乃悟羽衣言與嚮所夢悉徵隆慶改元册立東宮推恩加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是年顯皇帝登太寶尊兩宮聖母爲皇太后晋爵武清伯歲食禄千石賜乘肩輿尋益禄百五千石大昏禮成推尊上兩宮聖母徽號益禄百石皇子生晋爵武清侯官兩子皆都督偉蒙恩眷寵榮無與比而小心畏慎[illegible]皇太后猶時訓飭之偶小不率一日召入仁德門跪于地而

宣諭切責之以是李戚畹賢聲日益著與士大夫處
無崇卑務折節為恭敬未嘗干以私縉紳推重者多
與之游先後蒙被恩澤所賜第宅莊田金幣寶鏹之
類既羡溢而自奉甚約凡狗馬聲伎珍綺玩好之具
泊然無所嗜嵗入租庶下輒指示諸子此顆粒皆出
國恩毋濫費又揭聖母所賜謙謹持盈寶翰于庭曰
懿訓昭然爾輩宜恪守覆車在前可鑒也諸子奉教
命循循一軌于禮度萬曆十一年卒贈太傅安國公
謚莊簡尤為異數云子三長文全次文貴並中軍都
督府左都督三十年帝以聖母慈恩特進武清伯文

全爲武清侯文全卒男錦衣衛指揮僉事誠銘襲爵崇禎之末以國用匱乏爲憂閣臣薛國觀首議勸借言在内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誠銘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繫治其家人産房入官國安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嘉定請于后后曰人當患難無絶婚禮但取此女歸勿擯持一物諸戚畹合詞請寬不許于是戚畹人人自危後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后于空中儀憑而告者千百言帝大懼停追仍給還産房復武清爵

永年伯王偉大興人孝端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后

選入正中宮位授偉錦衣衛都督六年給房價銀一
萬五千兩莊田五百頃進封永年伯支祿米一千石
尋命文書官傳諭內閣欲將偉弟男加恩授職輔臣
擬偉弟俊男棟各錦衣衛正千戶頃之復傳諭正德
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
凉薄輔臣張居正等言世宗皇帝悉已釐革臣等敢
擬偉男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俊授錦衣衛正千
戶至世襲則祖制昭然臣等不敢奉詔越次日帝復
遣文書官傳諭令按德平伯李銘事居正等執奏如
初帝允之

鄭成憲大興人鄭貴妃父也妃既寵冠後宮父子宗族列爵蟬連多驕橫敗度見之臺省彈劾帝置不問十七年帯俸都督同知成憲卒子國泰請襲父職部議承襲非制帝竟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皋上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例不承襲會典昭然成憲既居極品國泰又得崇階貴妃家如此皇后家當何如乞收回成命以示節制不報是時妃欲立福王為太子既要帝于大高玄殿盷盟誓玉合為信而鄭氏之屬如鄭承恩鄭福成鄭國賢鄭養性咸交結瑞臣神哄帝座奪適之形彰明較著以故皇長子出閣冊立大

典久虛一時公論沸然鄭氏旣陰移大權而欲陽示遜謝以塞清論沽美名二十九年國泰疏請冊立東宮并論貴妃服用過侈帝以其言狂瀆諭閣臣知之而閣臣沈一貫奏言國泰之意一則欲闡揚貴妃之賢使無訛語一則欲自保福祚使無後患正見小心敬畏所宜褒嘉以成其美至云太子不立天下震動萬古綱常所係宗社安危所關尤剖肝至忠之言皇上宜加採擇臣謹再擬冊立冠婚及皇子分封擇日具儀之聖諭以進不報而承恩亦以儲位久虛為言詔奪衣巾為民居亡何妃得呂坤閨範序而刻之致

憂危竑議諸說彈射四起大抵指斥妃戚圖危國儲之謀于是承恩復上疏陳辨攻科臣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指爲妖書乞窮黨與是時帝震怒大索逆有曒生光之獄嗣國本雖定福王亦之國而挺擊見告羣疑愈深益終帝之世鄭氏之意無日不思閒爲亂正也及帝崩猶以遺詔進封貴妃爲皇后孫如游楊漣等執奏數四而鄭養性知公議難犯亦具揭科部乞收回封后成命云

新樂侯劉文炳任丘籍南直海州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弟封新樂侯孝純皇太后年二十二而

覺帝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之傷容貌不得見而新樂
祖母徐尚在遣畫工赴新樂第詣徐太母指繪太后
御容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俯伏道左百姓聚觀
者以億萬計咸呼聖天子仁孝帝步出歸極門跪迎
隨冊封光皇帝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襄嬪李氏
爲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冊行禮以三嬪皆太后
舊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于是封徐太夫人進瀛國孫
新樂侯文炳都督文燿文燈文炤俱敘賚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聞宫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曰身
受國恩不可辱徐太夫人年九十一矣挺身赴井嫡

泒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掩之同弟文燿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死

張國紀河南諸生熹廟懿安皇后父也后性莊直知國體數于帝前以顛倒舊章為言一日帝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冊問何書后對曰趙高傳帝默然忠賢聞之恨次骨遂造蜚語謂后非國紀女囚孫二女也冀鼓幾搖聖聽會妖書事發噉生光既伏誅而復有匿名變告揭北安門列忠賢反狀及佐命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及被斥諸臣為之益設邏卒數捕人謀興大獄盡殺林下東正諸臣而由國紀以搖動中宮事

成則以魏良卿女進于是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
各疏參國紀罪狀誣以通宮婢稱懿旨竊獄諸事內
營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直指斥中宮而詭言肘腋重
臣殫忠弼亮協贊中興而爲伏莽之人投閒抵隙宜
窮竟以彰國法詔國紀華去伯爵田籍省愆忠賢意
不愜思齗齗益力一日伏壯士數人于便殿帝御殿
搜得之身挾利刃帝大驚下廠衛忠賢計諷后父國
紀圖立信王爲不軌謀之王體乾體乾曰主上凡事
憒憒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屬無噍類矣
忠賢乃止亟殺所伏者以滅口崇禎初忠賢誅定逆
案罪志選夢環坐傾搖母后通逆戚臣律大辟示斬

嘉定伯周奎蘇州人莊烈愍帝后父也后生蘇州之葑門從父居京師天啓七年選爲信王妃崇禎改元后正位奎賜第在葑門崇禎十年戒諭皇親駙馬不安分義擾民者許言官糾劾又諭奎田弘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禮爲諸戚臣倡弘遇祐皆貴妃父也袁妃無寵祐亦曲謹奉法弘遇好結納搢紳皆樂與往還其年太子加元服出閣講學明年熒惑入心楊嗣昌爲兵部尚書上言占主中宮后妃歷舉漢光武明帝時月食火星不爲災其論明帝永平則云是年

立皇后馬氏德冠後宮此語援引不倫料臣何楷敢
之曰臣不知嗣昌何所指斥且心爲明堂前後星皆
太子之屬恐奸人踵邪說以危東宮宜以爲戒是時
田貴妃擅寵幸弘遇數犯法交結朝臣謀傾中宮漸
有萌芽巫咸所占妃妾有謀后者天道信可畏何楷
精内學恐嗣昌險詐將結椒親以固權免禍故先事
折之田妃居承乾宮承乾中供帳悉弘遇臚列以進
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音律管絃
琴奕事事工到以是寵遇獨渥帝嘗誇妃技事于后
且曰后獨不能此乎后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
績且妃從何人授指法乎帝色動他日以詰妃妃言

幼從毋學得旋召毋入宮雅善鼓琴帝意始釋甲申賊逼京師帝按籍令勳戚大璫輸助軍餉遣內官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不應高憤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京師破賊拷索之抄得五十二萬

明史卷四百

外戚下

李貞盱眙人後從臨淮尚高帝姊長公主元季中原鼎沸遂破家貲椎牛豕會鄉里守望居無何亂兵入境時淮東猶爲死守貞挈家避地淮東久之聞帝在滁陽乃携其幼子文忠西奔出入亂兵中幾不存活達滁陽見帝文忠年十六沉毅有勇智帝甚愛之命從征討兵下嚴衢婺處諸郡文忠開閫於嚴州以經畧郡縣之未附者貞自金陵往就養張士誠遣其部將由烏石山犯嚴州及諸暨兩月不解嚴人大恐貞

乃權掌軍務令文忠引兵擊敗之帝移兵平兩浙命
文忠以所部兵水陸並進取杭州貞復權掌軍務兵
出桐廬俘其守關之卒俘卒至嚴見城中勁兵悉出
陰有叛志貞覺之因饗其衆至醉悉擒之送京師帝
甚喜文忠兵所向克捷杭州平留文忠鎮守貞復來
就養又明年爲洪武元年帝即皇帝位封貞恩親侯
初貞將避兵淮東而皇姊薨追封爲孝親公主勅有
司具喪禮還葬先隴帝欲朝夕見貞賜第內城西偏
召就第加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
追封孝親公主爲曹國長公主貞年近七十既就第

勑免朝常贊拜不名帝幸其第賜宴皇太子諸王亦
常往存問貞踽瘠不自安但以手拊心曰恩深重言
莫能報五年命文忠北征授左副將軍以行師出嶺
北過五月捷音未至帝頗爲憂召貞入便殿諭意貞
進曰天生聖人承中華運海内盡歸職方彼區區餘
孽假息沙漠不足憂捷音行且至矣願勿勞聖慮未
幾文忠果奏凱還車駕復幸貞第賜宴懽甚貞以表
謝并辭禄賜表曰臣伏蒙聖恩以孝親公主之親寵
賜府第自揆何能叨榮至此臣生長田疇弗勤稼穡
惟知食力何望顯融初中原兵起室家無存携子避

難命危朝露豈意生全惟陛下興師伏義應天順人
四海歸心羣雄率服臣之父子幸遇聖明脫塗泥於
衽席濟垂絕而更生收養掖庭待以肺腑幼子文忠
蒙然童穉扶樹教育俾能成立指授神筭鎮守邊陲
未効纖毫以裨聖治幸會武功之成亦預分封之例
祿食一品位列上公下至愚騃小孫景隆亦叨職侍
衛衣冠焜燿於三世恩澤滂沛於一門授令食祿之
家未有過於臣者緬思往時之艱苦豈意今日之榮
華陛下憐臣之老賜以免朝屢蒙車駕之幸臨時沐
皇儲之眷顧寵錫每頒於天府恩禮優厚於子孫方

今朝廷清明法度具舉官不虛設祿無倖食臣每存
知足之戒恒切盈滿之懼臣之俸祿在所當辭伏望
聖聰俯察允臣所請庶幾情悃獲伸稍逭素餐之愧
益貞以國家為念子雖在側不以為喜或奉命征伐
四方久勞於外亦不以為憂是年春三月文忠扈從
秦王晉王之國至六月還貞得疾忽不能言帝聞大
驚即幸其第執貞手問曰還識朕否貞仰笑以對帝
洒泣嗚咽不能止有頃帝還宮中使相繼問遺至是
薨年七十有六帝震悼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追封
隴西王謚恭獻十有二月庚申塟於盱眙縣靈跡鄉

斗光山之原從長公主兆發引之日車駕便往望哭於西城樓貞爲於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輙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及貴顯姻族流散者必請於帝而收之嘗言人生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旦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爲也不時賜衣幣必緝之雖一帶佩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輙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

遇時事以戒之曰吾家素凉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今日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長苟事奢靡何以勸率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於所性云

郭鎮字彥昂臨淮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高帝定天下為時名將封武定侯鎮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而姑氏復為高皇帝妃鎮以勲戚子弟資貌潔修儀度詳謹朝謁之際帝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法每命練兵綜事於

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建文元年薨於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視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帝所賜名

李讓舒城人尚永平公主事見公主傳

趙輝江都人以蔭授府軍前衛千户直黄城内門文皇帝偶見之奇其貌選尚寶慶長公主歷事六朝眷遇隆厚宣德間降勅有練達老成之褒正統間命掌南京左府事尋委奉祭孝陵景泰初欲請纓報効以殺醜敵以紓痛憤朝廷嘉其忠勤成化十四年卒輟視朝二日葬祭如例輝人物修偉龐知文學好賢禮

士然窮奢極欲而克享年壽或其有得于養生之術云

石璟昌黎人府軍前衛千户林之子尚順德長公主正統十四年督官軍隨駕北征天順五年曹欽謀逆璟率衆赴敵擒達賊脫脫帝聞特加奬勞成化十四年命往南京奉祀卒命有司營塟

井源直隸邢臺人以洪熈元年尚嘉興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宣德三年帝謂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
先朝駙馬皆有學録講繹經史訓飭理義今可擇端

重儒者爲源師資遂以訓導李鳴鶴爲學錄源受學
爲正統初帝大閱武命諸將騎射受命者數千人源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
曰往者王振閱武紀廣驟進三級今萬乘閱武豈但
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十四年源從駕土木死之追
贈鉅鹿侯謚榮愍弟茂嗣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周璟字德章美姿貌廉靖詳雅天順間選尚重慶公
主主憲皇同母女見寵愛亡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
而璟持儒行篤好文史能爲詩日從翰林名公請受
業益奉賓客器用樸淡脯脩取諸市中三子侍側獻

鶴布席甕日不敢休贈遺諸兄暨從子不虛歲後掌
宗人府事弘治閒卒年五十子忠錦衣衛指揮使葬
都指揮使賢指揮同知序千户
樊凱字大振安陽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令
學凱長身玉立美須髯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凱與
周璟同鄉主行丈同凱慕璟爲人襲其行事璟傾心
與友凱亦能爲詩成化間命統禁兵日介冑陛殿侍
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
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爲朝廷肺腑戚縱自輕柰辱主
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

瑾惡凱值瑾出東華門某稱冤狀列凱受禁卒金取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治畧河間諸郡民貧役繁生子越兩人即閹之是時貴倖者父兄列土封伯厮養冨埒卿相民益多冀倖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蘊憤試得發遣使寧藩王嚴禁後勿得閹不二年此患息矣論團營軍曰軍太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逮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罷十旱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都城東廣郊指揮以下將兵士各率

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往總之斯强幹而制枝矣子琦瑶俱錦衣衛指揮同知琮百户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宣德中皆尚主子孫亡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林岳字邦鎮其先浙江寧海人洪武初徙寔京師隸水軍左衛成化間年十七選尚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賜誥命及玉帶蟒衣益自始被選廷謁入覲兩宮賜賚優厚皆異數也 弘治間天子有事南郊命分守長安右門迨正德命乘肩輿出入年三十八卒岳溫雅不以富貴驕人與士大夫處敬恭不怠事長

鹿文鷹

崔元字懋仁太原代州人尚永康大長公主事詳公主傳

鄔景和尚永福公主事詳公主傳

李和尚肅皇帝寧安大長公主子承恩襲左都督天啓間忤魏忠賢意坐僭用團龍服金面壽喜龍盒引盗乘輿服御物律斬承恩所有故肅皇帝賜物也獄上稍引八議忠賢矯旨竟坐死忠賢以緝獲功賞羊酒賜勅奬諭

楊春元固安人萬曆二十四年尚榮昌長公主主素孝

端順皇后女也三十二年春元上疏自陳輒易故衣拜於府門肩輿出都而去東廠奏聞帝大怒遣錦衣衛官逮伴回京諭責其父教子無方并罪習禮官鮑應鰲大學士沈一貫等言朝廷之用臣不可以專用法況義無可絕則法難盡行情當曲體則事宜委悉春元係皇上貴壻尚主十載生子四齡而直欲棄職歸田必其難堪之甚或有左右之間皇上宜推恩侍之降肺腑之容情詳察其府中內外離間不法之人而整頓更易之則釐降之初心不孤伉儷之永懷可洽帝韙其言秋禮部奏駙馬春元悔過讀書胄監期

滿詔復任朝恭田府居住

冉興讓義縣人神廟第七女壽陽公主鄭貴妃出選駙馬時帝垂簾目之貴妃侍側進選者三人其二顧氏子京師人一興讓也二顧氏子白玉大簪帽極細亮髮可鑑輕綃霧縠而興讓衣故衣著圓羅帽淡樸無可人意帝向妃指而領之中選者乃興讓也四十年春卦冠長安右門去帝怒華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倖一年時興讓被辱閣豎具奏帝問狀閣復羣毆之於東安門公主三奏不得達帝反繫治其家心興讓以是去給事中范濟世上言駙馬上之愛壻

無故而辱何人不可辱公主上之愛女許不得聞何人可聞總之皇上靜攝有年卽聖子神孫情意隔絕讒構易生不可不塞其源也臺省勲戚皆以爲言輔臣亦言紀法凌遲非所以服人心重國體壓赦已甚處置失平何以訓後俱不報十月錦衣衛奏言訪尋興謀於蔔洪山伴回中途託疾還延詔詰責送國子監習禮一年

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尚樂安公主事詳公主傳

論曰外戚之患固以西京爲鑒矣然而東漢之梁竇

唐之武楊援踵相師畧不知懲抑獨何與宋室聖[illegible]嚴正廼猶毋后臨朝戚屬進用未爲盡善明祖審于利害熟計安全諸傒戚畹之列第崇名號勿予事權嘗謂侍臣曰人主不牽私愛苟干政典一繩以公則外戚之禍何由作以故二百七十餘年外家號稱循謹如郭德成之任達孫忠之淳行萬貴之先見俱不失爲守謙知足之倫矣大抵法紀申明恩故罔貸即上宮禹山之孽奚自而萌哉然而漸積陵夷驕縱疊見怙私扞罔往往不絕如壽寧建昌者流毒蘖閭閻公私受禍則防微杜漸豈可不加謹乎哉